#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都察院

憲綱

諭旨一

諭旨。天聰十年

諭。凡有政事背謬。及貝勒大臣有驕肆慢上。貪酷不法。無禮妄行者。許都察院直言無隱。即所奏涉虛。亦不坐罪。儻知情蒙蔽以誤國論。如盡心職業。秉公矢行。三年考滿。定加升賞。崇德元年

諭。都察院各官。皆朝廷諫諍之臣。朕躬如有不親政務。忠良失職。姦邪得位。有罪者録用。有功者降謫等事。

爾等有所見聞。即行規諫。至於諸王貝勒大臣。有曠廢職掌。耽酒色。好逸樂。取民財物婦女。或朝會輕慢。冠服不具。及以不適己意。託病偷安。不朝參入署者。禮部稽察。若禮部徇情容隱。爾等察奏。或六部斷事偏謬。及事未審結誑奏已結者。爾等亦稽察奏聞。凡人在部控告。未經審結。又赴告於爾衙門者。爾等公議。應奏者奏。不應奏者逐之。至爾衙門有受賄之弊。須互相防檢。若以私讎誣劾。定加爾等之罪。其餘所奏。是者即為允從。非者亦不加罪。並不令爾等與被劾之人質對。○順治八年

諭。自今以後。凡有奏告之人。在外者。應先於各該管司道府州縣衙門控訴。若司道府州縣官不與審理。應於該管總督巡撫巡按衙門控訴。若總督巡撫巡按不准。或審斷冤枉。再赴都察院衙門擊鼓鳴冤。都察院問果冤枉。應奏聞者不與奏聞。准赴通政使司衙門具本奏聞。在京有冤枉者。應於五城御史及順天府大宛二縣告理。若御史府縣接狀不准。或審斷不公。再赴都察院衙門通政使司衙門具奏申告。至於六部。其應呈應訴者。照舊例准理。若內外大小衙門。明知枉情。蔽不上聞。許具本至午門前進奏。傳諭之

後。有仍前聲冤告奏者。問以重罪。該部將此諭刊刻
告示。廣布通知。○又
諭。近日痘疹甚多。朕避處淨地。凡滿漢蒙古官民有被
冤控告者。內而赴各該衙門。外而赴各該地方官告
理。此時奏告之人。概行禁止。如有違旨奏告者。按律
治罪。如有枉斷負屈迫情訴告者。當赴都察院通政
使司衙門。如不准理。亦必俟過此時再行奏告。爾衙
門傳與刑部刊刻告示。曉諭滿漢蒙古官民知之。○

九年

諭。設立都察院。原為有益於國家。凡宜言者言之。儻官

員勤惰。政事修廢。遇有宜言之處。徇情不言。被旁人參論。雖悔無益。宜謹慎勉勵。欽哉。○又

諭。都察院為朝廷耳目之官。上至諸王。下至諸臣。孰為忠勤與否。及內外官員之勤惰。政事之修廢。皆令盡言。如滿漢各官。有賢有否。督撫按各官。有廉有貪。鎮守駐防各官。有捍禦勤慎者。有擾害地方者。皆令分別察奏。其推舉銓用與黜革降罰。及內外各衙門條陳章奏。有從公起見者。有專恣徇私者。皆令明白糾駁。○十年

諭。朝廷設立言官。原為繩愆糾繆。事關朕躬。尚許直言

無隱。況諸司過失。理當糾舉。其言果當。宜虛心靜聽。即言有未當。止宜分析事理。聽候朕裁。不許私逞報復。至言官論事。亦須明白確指。不得摭拾風影。挾私妄訐。

○又

諭。總督管轄數省。巡撫專任一方。得其人則事治民安。非其人則叢姦滋弊。民受其害。如不行考覈賢否無辨。何以示勸懲。著以順治十一年正月起。爾部會同都察院。矢公矢慎。將各地方總督巡撫。嚴加考覈。分別確議具奏。不許通賄私行。蒙蔽徇縱。向來推用督撫。但止舉侍郎布按。嗣後遇有督撫員缺。不拘品級。

務從公會推擇其品行才猷素著者將政蹟事實詳註會推本內毋得聽受鑽營濫舉匪人朕以澄清吏治責令督撫考覈督撫責之部院如推舉不公著都察院科道官指實糾參○又

諭凡糾拾反坐言官有壞吏治塞言路以後科道糾拾官員照大計一例處分有挾私妄糾者吏部都察院指實參奏○十一年

諭凡言官務在知無不言言無不實庶使僉壬屏迹中外肅清若緘默苟容顛倒黑白徇私報怨明知奸惡庇護黨類不肯糾參而誣陷良善驅除異己混淆國

是者。定行重懲。又

諭。凡事關政治得失。民生休戚。大利大害。應興應革。切實可行者。言官宜悉心條奏。直言無隱。如果能抒誠有裨政事。朕自不靳懋賞。十二年

諭。凡事關朕躬。何令不信。何政有差。諸王貝勒在事諸臣。曠職之愆。叢弊之處。及內外各司。何害未除。何利未興。言官各據見聞。極言無隱。一切啟迪朕躬。匡弼國政者。所言果是。即與採用。如有未當。必不加罪。毋得浮泛塞責。十三年

諭。科道為耳目之官。職在發姦剔弊。凡大姦大惡。從未

經人糾劾者。果有見聞。即據實直陳。不許徇私黨比。摭拾塞責。將人已糾參之事。勦襲妄陳。○十八年

諭。凡言官建白。每一事著為一疏。不許一疏臚列多款具奏。○康熙十八年

諭。自古設立臺省。原係朝廷耳目之官。上之則匡過陳善。下之則激濁揚清。務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稱厥職。近見言官徇私好名者。不可勝數。朕自臨御以來。每期言路諸臣。化其偏私。實陳得失。輔登上理。頃有以風聞言事請者。試約略論之。如今之章奏已見施行者。雖不明言為風聞。何嘗不是風聞。今若開風

聞之條使言事者果能奉公無私知之既確言之當理即當敷陳何必名為風聞方入告也儻生事之小人恃為可以風聞入告但徇己之好惡必致擅作威福以行其私彼言之者既無確見聽之者安能問其是非故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正所以誡言之無據謀之自專也況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導之以理曉之以法待臣下須寬仁有容不因細事而即黜之所以體羣工也用人則隨才器使無求全責備之心蓋以人材有不齊也若關天下之重朋黨徇私之情皆國家可參可言之大事不但科道而已有志

之臣民。概可以言之。何在區區風聞之言。能斂戢姦貪之志氣哉。治國家者。在有治人。不患無治法耳。○

又

諭。今將科道兩衙門本章情弊。無益國計民生之處。一一講晰。卿等必有至公之論。但有所見。即直言無隱。即如科道條陳一事。部議准行。又有科道官言其不可者。儻朝更夕改。何以取信於天下。如舉才能一事。人之材具不一。有能理繁者。有操守好者。有練習事務者。自古選賢任能。為治之大道。與論倖不同。其法未嘗不善。即

世祖章皇帝時亦曾行之。偶有徇私作弊之人。將不肖寡廉者薦之。因一人而其法遂壞。自朕親政以來。如鹽差關差。數行更換。以後條陳不知又改幾次也。又如戶部銷算錢糧一事。因督撫所報不合時價。故部議駁回。而科道輒有言者。以為督撫地方大臣。斷無虛估價值肥己行私。凡有銷算皆不應駁查。及部議已經准督撫之銷算不行更駁。則科道又以督撫冒銷錢糧。如草豆馬匹等項。事事皆有虛冒。部中不行詳查。概徇情面。由此觀之。應駁不應駁。何者為是。兩說俱無定論。是皆大者。餘難悉述。由此觀之。風聞言

事。明末之陋習。此例一開。恐有不肖言官。藉端挾制罔上行私。顛倒是非誣害良善等弊。嗣後如有大姦大貪。參劾得實。朕法在必行。決不姑貸。○二十七年

諭。邇來科道官絕無章奏。條陳乃科道專責惟在中無私意而已。嗣後如有條陳。著到暢春園面奏。○三十一年

諭。國家設立言官。職司耳目。一切吏治民生得失利弊。皆宜殫思竭慮。據實直陳。近見滿漢科道官建白甚少。殊非朕責望言路之意。嗣後應各矢公忠。研求時務。凡有可以裨益國家之事。悉據所見奏聞。以俟採

擇。但不得懷挾私情。紛更定例。勦襲陳言。泛浮塞責。其有真知灼見。應糾劾者。即行參奏。亦不得暗受囑託。代人報復。苛責細事。希圖傾陷。○三十三年

諭。設立科道官員。特為條奏政事。今觀都御史以至科道條奏者甚少。國家應言之事頗多。嗣後各宜端其心術。以有益國家之事條奏。○三十六年

諭。國家設立都御史科道官。以建白為專責。所以達下情而袪壅蔽。職任至重。使言官果能奉法秉公。實心盡職。則閭閻疾苦。咸得上聞。官吏貪邪。皆可釐剔。故廣開言路。為圖治第一要務。近時言官奏疏寥寥。雖

聞有入告。而深切時政從實直陳者甚少。此豈委任言路之初指乎。嗣後凡事關國計民生。及吏治臧否。但有確見。即應指陳。其所言可行與否。裁酌自在朝廷。雖言有不當。言官亦不坐罪。自皇子諸王及內外大小官員。有所為貪虐不法。並交相比附。傾軋黨援。理應糾舉之事。務必大破情面。據實指參。毋得畏怯。貴要。瞻徇容隱。即朕躬有失。亦宜進言。朕決不加責。其有懷挾偏私藉端傾陷者。朕因言察情。隱微自能洞悉。凡屬言官。尚各精白乃心。力矢忠藎。以無負朕殷切責望至意。○三十九年。

御製臺省箴

臺省之設。言責斯專。寄以耳目。甯取具員。通明無滯。公正無偏。黨援宜化。畛域宜捐。洞達政體。斯曰能賢。古昔諍臣。風規懍然。訏謨讜論。垂光簡編。朕每覽繹。如鑒在懸。居是官者。表裏方直。精白乃心。充廣其識。國計民生。臧否黜陟。凡所敷陳。敬將悃愊。風霜之任。以懲姦慝。搏擊之威。以儆貪墨。毋摭細務。苟塞言職。毋紛成憲。妄逞胸臆。書思入告。當宁對揚。沽名匪正。營私孔傷。或藏嫌怨。謬為雌黃。受人指囑。尤為不臧。形諸奏牘。有玷皁囊。職司獻替。亟宜審詳。敬爾在公。風紀巖廊。辭箴用勗。誕告聯常。又

御製御史箴柱下一星。列曜太紫。其象維何。今也御史。淬厲風裁。檢齊霜紀。下飭官方。上參國是。肅肅柏府。峨峨豸冠。其職清要。簪筆朝端。百司有闕。是繩是彈。民澤或壅。是宣是殫。汝不自克。何以懲墨。汝不自正。何以糾慝。毋畏强禦。毋縱殘賊。庶幾夙夜。邦之司直。昔之法吏。正色臺中。為我耳目。效彼股肱。馳聲簡冊。流美無窮。敬之敬之。罔不克恭。○雍正元年

諭。朕仰承大統。遵守成憲。首以求言為急。科道諸臣。原為朝廷耳目之官。與朕躬最親。與國家最切。凡有所見。自應竭誠入告。今雖備位臺垣。即將來之公卿大

吏。為科道時不能盡言。則日後官至大僚。豈能期爾建白乎。今後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摺。輪流具奏。或二三人同日具奏一摺。一摺止言一事。無論大小事務。皆可據實陳之。即或無事可言。摺內亦必聲明無可言之故。具摺後在外候旨。或召進面見。或令且退。所言果是。朕即施行。或未甚切當。朕亦留中不發。決不令一人知之。儻有徇私挾讎。顯係情弊。巧為瀆奏者。亦不能惑朕之耳目也。密摺不許人參酌。如有漏洩。或同僚中知而言之。則同僚即可據以密聞。朕將兩人之摺。合驗情事。能隱諱推諉乎。至於有能面

折廷諍。或彈劾權要。或更革弊端。不妨仍照舊露章

奏聞。朕亦不拒禁。爾諸臣其敬承明諭。各抒忠悃。毋

負朕懸鞀設鐸之意。○又

諭。外任旗員。受該旗都統參領及五旗本王公恣意需

索者。許本官據實封章密詳督撫轉奏。儻督撫瞻顧

容隱。許本官封章揭都察院轉為密奏。儻不為奏聞。

即各御史亦得據揭密奏。務期通達下情。以除積弊。

○又

諭。兵部驛站關繫重大。嗣後照勘合之外。有多索一夫

一馬者。許前途州縣據實揭報都察院糾參。○又

諭。天時亢旱。朕夙夜焦勞。敬謹齋戒。久未得雨。意者用人行政之間。尚有缺失。不能感召天和。以致甘霖未沛。朕欲在廷諸臣。直言得失。猶恐視為具文。概以諛詞頌揚。負朕實心求言之意。今特諭爾諸臣。各具密摺。凡朕所行之事。或有過失。務須盡言無隱。即所行無過。或更有應行事宜。爾等各據己見陳奏。務期盡善。使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方得古大臣責難於君之義。至用人一途。或有未當。爾等務必據實指陳。毋避嫌怨。即朕親信重臣。亦不妨指出。上古君臣。都俞吁咈。至今傳為盛事。爾等若能披肝露膽。極言直陳。

即所奏未盡合宜。朕亦重其人品。儻仍瞻徇依違。浮詞塞責。朕亦薄其為人。此諭出於至誠。爾等各宜副朕實心。不可虛應故事。果有嘉謨嘉猷。得見之政事。將召天和而蘇民困。胥在於此矣。○二年奉

旨。以六科隸都察院。○又奉

旨。凡科道露章。必候朕御門聽政之日進奏。在各部院奏事之後陳奏。○又

諭。諸王貝勒屬下人。係累世效力舊人。或念其先世豢養之恩。見幼主有過。直言規諫。或因需索不遂。並聽讒佞之言。將效力之人。妄加殘害。藉端送部治罪。則

忠直之輩。人人箝口。而讒佞小人。轉得任意橫行矣。

嗣後如此等曾在其先世致力之人。幼主無故尋釁

安行陷辱。藉端送部治罪者。准其聲明冤抑。或赴宗

人府或赴都察院呈訴。該衙門奏聞詳審果係冤情

或撥於別旗。或撥於他王門下。若所訴盡誣加等治

罪。○又

諭。外省督撫有懷私背法逞臧等事。給事中御史等受

其請託賄賂。為之徇隱。經朕聞知。將都察院堂官一

併議處。至上彈劾本章。或有畏難之心。亦未可定。將

本章封固。止稱參本不必聲明姓名事由。○三年

諭朕為天下臣民之主一夫不獲尚廑朕懷豈可令郡縣司牧枉受冤抑乎朕屢降諭旨令督撫秉公體恤屬官尚恐有冤抑之人嗣後道府以下知縣以上各官有實在冤抑被參降革者令赴都察院具呈確察原參緣由覈實具奏其並無冤抑實有罪愆人品不端才力不及之人妄行具呈者亦必重治其罪又

諭昔

聖祖仁皇帝明目達聰無微不照而關繫國計民生之事尤殷採訪屢降

諭旨令內外臣工各抒所見不時條奏無非欲洞悉下

情。興利剔弊。以期治臻上理也。在廷諸臣。不能仰體

聖懷。往往挾私自利。未見有剴切敷陳裨益政事者。如科道等官之章奏。或請開例捐納。或請開設礦廠。或請節省錢糧。種種假公濟私之處。不可枚舉。皆在

聖祖仁皇帝洞鑒之中。故近年來條奏之事。

聖心裁擇其可行者。見之施行。其不可行者。概置弗用。而言官之不得遂其私者。反有

聖祖仁皇帝不甚納諫之妄議。此等小人情狀。朕在藩邸知之甚悉。疾之甚深。故臨御以來。諄諄誥誡。期其各矢公忠。直陳無隱。夫條奏者。原欲上以匡君。下以

澤民。非為臣子沽名之具也。朕原有旨即密奏中朕不行者。若有真知灼見力懇施行。仍准其露章陳奏。非必止於密奏也。因念諸臣之欲進言者。或有所顧忌。或有恐招怨尤。或有牽制之情。或有不便顯言之處。故令各人密封進呈。其中言有可採。招怨結冤者。朕將揩內職名裁去發出。或令諸臣會議。或即見諸施行。而外間不知何人所奏。其所以如此者。無非欲人人盡其所言。無所瞻顧迴避。而朕得收聽言之實效。於治理大有裨益之意也。乃有詐偽之人。見其所奏既行。而誇耀於人者。亦有因裁去銜名。無可稽考。

竟將他人陳奏之事。而據為己有者。亦有謂出之自
朕。託言諸臣。而實非諸臣之條奏者。種種浮言。深可
痛恨。現今已發之條奏正多。諸臣不妨自己直認某
事係我所奏。儻目今不肯明言。日後私相誇耀。或攘
人之名以為己有。或貪天之功以為己利。朕則不能
聽其肆行巧詐。而置之不問也。又常見人文集中有
擬稿未上之奏疏。夫既有此疏。何以未上。既云未上。
何故存稿。此乃欺罔之徒。內懷詐偽。外託忠誠。遇事
不敢直言。故飾虛詞。傳播人口。以欺世盜名。無恥之
甚。且更有以特恩施行之事。而冒為己功者。如蠲免

蘇松浮糧一事。係戶部所奏。恩自朕出。並無一員條
陳。近聞有人自稱為彼之密奏者。人而無恥。至於此
極。朕念為政之道。首在得人。故自即位以來。於文武
大小臣工。皆留意簡選。而於伊等陛見之日。必召入
面詢。親加訓誨。欲其潔己奉公。勤修職業。謹守法度。
愛養兵民。往往丁甯誥誡。至再至三。無非諭及內外
事務及勉勵官方之語。而諸臣出外。每每任意增減。
多方粉飾。以誇示於衆。竟有與原降諭旨。甚不相符
者。此皆大有關繫。著凡文武官員曾經面奉諭旨。除
不能記載者。俱將訓旨一一詳細將年月日一同繕

寫進呈。內外文武大臣。著自行封進。其不應摺奏之員。著封固交與該上司轉奏。自今以後。凡面奉諭旨者。亦俱著繕寫進呈。若不繕寫進呈。但私相傳播。及私自記載者。即係假揑旨意。定當從重治罪。○又

諭。滿漢科道。凡有關內外朝政吏治。每人各條奏一摺。封固進呈。若有二三事者。一事用一摺。限兩日內彙齊繳上。不可互相通知訪問。亦不可商之親友。各據己見奏聞。○四年

諭。御史謝濟世特參河南巡撫田文鏡貪贓壞法等款。以田文鏡之秉公持正。實心辦事。乃天下督撫中所

罕見者。貪贓壞法之事。朕可以保其必無。而謝濟世於天下督撫中獨參田文鏡。朕不知其何心。從前

聖祖仁皇帝見科道官員。朋比作姦。互結黨與。潛通聲氣。網利徇情。私賣本章。嚇詐財賄。薦舉丞出於請求。參劾多由於囑託。至於請開捐納。請開礦廠。種種情弊。不可枚舉。及至敗露之後。則藉口風聞言事。未曾確訪。以此解免其罪。此等惡習。深可痛恨。是以

皇考屢降諭旨切責。至再至三。並停止風聞言事。朕即位以來。因初理政務。惟恐未能周知。是以令滿漢文武諸臣及科道等官。皆用密摺奏事。蓋欲明目達聰。

盡去壅蔽以收實效也乃科道等官所密陳者未見有裨益政治之事而科臣崔致遠等挾私妄奏不遵國憲朕是以停止科道之密摺令其專用本章而猶恐其惡習尚存頹風不改是以諄諄訓誡往復周詳誠以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關繫甚重欲正人心端風俗必自科道始科道無私方能彈劾人之有私者若自恃為言官可以白簡從事而胸懷詭詐聽人指使顛倒是非擾亂國政此等之人實大有害於人心世道為國法之所斷不可容朕豈不知誅戮諫官史書所戒然審其緩急權其輕重誅戮諫官之過小而

釀成人心世道之害大也。古人云。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朕為天下主。豈惜此區區之小節。而忘經國之遠圖哉。謝濟世身為御史。不聞別有建白。而獨將巡撫中秉公持正之田文鏡。加以貪贓壞法之名。特疏糾參。且自稱風聞言事。顯悖

聖祖仁皇帝之諭旨。而於欽差大臣審定之事。盡欲翻案。並將各案始末情由。及田文鏡之納賄徇情諸事。委曲描寫。若伊在旁目睹者。則其受人囑託。聽人指使。欲傾陷田文鏡以快其報復。不問可知矣。若不嚴加訊問。則如鬼如蜮之伎倆。得行於光天化日之下。

人心何由而正。風俗何由而端乎。著將謝濟世革職。令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嚴訊。務將其中實情審出。不得稍有含糊。儻九卿詹事科道中。有謂言官不應加刑者。亦即據實陳奏。不得面從而退有後言。謝濟世由翰林揀選補授御史。著將揀選之翰林院掌院交部察議具奏。又

諭。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所關甚大。果能秉公持正。據實敷陳。方合天下之公是公非。而於朝廷政事。有所裨益。昨日謝濟世參劾田文鏡貪贓壞法之事。爾等滿漢大小臣工。今日俱在朕前。朕特面加詢問。爾等

若知田文鏡果有劣迹謝濟世所參不誣可即出班陳奏儻心知田文鏡居官貪婪此時不行陳奏而退有後言則大有虧於臣節尚可以為人乎朕既歴問再四而滿漢大小諸臣衆口同聲僉云田文鏡並無貪婪之事謝濟世所參各款事事皆虛可見公道在人難於掩蔽矣夫身為言官背公懷私朋比結黨將造作並無實據之浮言轉相買囑慫恿糾彈以洩私忿而報宿怨令無知狂悖之人愚弄指使借風聞言事之名以酬報私恩小惠則顛倒是非擾亂國政其有害於人心風俗者不淺我

聖祖仁皇帝神明天縱。深知其弊。屢頒
諭旨。屢加訓誡。停止風聞言事。蓋以人君圖治。固貴於
明目達聰。而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則訪聞
不確者。尚不可採。而況於徇私構黨。彼此傾陷。此等
風習。豈可長哉。朕即位以來。所用在廷大臣。外省督
撫。皆出於至公。並無平素熟識之人。惟年羹堯傅鼐
係藩邸舊屬。而此二人罪惡敗露。朕即按律置之於
法。未嘗稍加寬貸。至田文鏡者。朕在藩邸時。不但不
識其面。並不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年羹堯來京陛
見時。言山西年歲歉收。皇上宜早爲賑恤。朕因降旨

與巡撫德音令其查奏。及德音回奏稱山西去年收成甚好。道途亦無飢民。實無可賑濟之處。朕以德音身為巡撫。所言如此。年羹堯之陳奏。或有未確。時田文鏡適告祭華山。回京復命。將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激切數陳。備極周詳。朕以田文鏡係告祭之員。經過山西地方。閭閻疾苦並無責任。乃目擊民瘼。直言無隱。深屬可嘉。若非忠國愛民之人。何能如此。因遂命田文鏡往山西任賑濟之事。田文鏡到彼盡心竭力。辦理甚妥。即以田文鏡為山西布政使。令其與諾岷料理山西一應未清案件。二人秉公和衷。將積年虧

空。及地方宿弊。剔除清理。吏治整頓一新。嗣因河南
諸事廢弛。巡撫石文焯不能任怨任勞。實心辦理。故
將田文鏡調為河南布政使。令其協理。旋以石文焯
調任陝西。即以田文鏡為河南巡撫。朕之所以擢用
田文鏡之原委如此。即此乃田文鏡在朕前營求謟
媚之事也。及為巡撫之後。三年以來。整飭河工。隄岸
堅固。河汛安瀾。年歲豐稔。紳衿畏法。正己率屬。地方
寧謐。而每事秉公潔己。謝絶私交。實為巡撫中之第
一。李紱自廣西來京陛見時。即奏田文鏡衺劾黄振
國汪諴邵言綸甚為寃抑。張球居官聲名甚劣。田文

鏡並不糾參。且言黃振國此時已為田文鏡監斃滅口。未幾黃振國已從河南解赴來京。依然無恙。朕不知李紱受何人意指。而捏造此不稽之言。敢於冒昧陳奏也。至田文鏡所參黃振國各案。皆係田文鏡自行奏請。特遣大臣前往審理。朕因差侍郎海壽史貽直到豫。將各案重審。皆已究訊明白。定擬具奏。其張球一案。田文鏡已經認過請罪。部議亦於張球諱盜案內。已將田文鏡處分矣。夫督撫統轄通省。地方甚廣。屬員甚衆。其居心辦事。安能盡保其無過。田文鏡始而誤信張球為可用。既而察知其不肖。即深自愧

悔。據實參奏。亦可以解其從前誤用之愆。若必追究已往。藉端苛責。則督撫大吏。將何道而始能免於指摘乎。即如朕之誤用年羹堯隆科多。始見其可用則委任之。既覺其姦回則法治之。一皆本乎大中至正之心。準乎公是公非之理。豈得加朕以誤用匪人之名乎。至汪誠邵言綸即令田文鏡參劾或有未當亦屬偶然之事。況汪誠邵言綸皆係庸劣不堪之人。田文鏡參處並無冤抑。乃謝濟世於九卿議覆欽差所審各案進本之前一日。特參田文鏡貪贓壞法各款。其中所言黃振國張球邵言綸汪誠等事。與從前李

紱自廣西來京陛見時所奏。一一脗合。朕思封疆大臣。能為朝廷實心任事。即為國之棟梁。朕之股肱。若不為保護。而任人傾陷。則朕何顏對天下封疆大臣乎。況從前特頒諭旨。言天下巡撫中實心任事。不避嫌怨。為國為民者。惟田文鏡李衛楊文乾三人。今謝濟世聽人指使。將田文鏡糾參。顯與朕之明旨相悖。且田文鏡並不可謂之權要。亦斷不能加以貪汙之名。而謝濟世為此參奏者。其意不過欲使天下督撫皆因循苟且。庸碌偷安。邀衆人之虛譽。保一己之身家。而不為國家實心效力。以快其黨錮之私心。此種

結黨營私排擠傾陷之惡習。不可不嚴加懲治。是以令內閣九卿等公同研究。務得實情。將謝濟世正法。以為言官不法之戒。昨日有人密奏朕云。看謝濟世乃邊遠無知愚蠢鹵莽亡命小人。而敢以無理之事妄陳者。其中必有大姦大詐之輩。暗中指使。動以直言敢諫之美譽。使激皇上之怒。皇上必秉公執法。置之重典。令皇上有殺言官之名。其心術甚為狡獪。皇上既洞悉其姦。此時若行嚴究。何情不得。況案內必牽連多人。而謝濟世斷不肯供出實在指使之人。且使姦詐之徒。反謂得計等語。朕是其奏。暫寬此一事。

令內閣九卿等審問謝濟世時。將伊所奏田文鏡各款。逐一究訊。謝濟世皆茫無憑據。俯首無詞。則其受人指使。情弊顯然。李紱前任廣西巡撫。謝濟世係廣西人。自供曾於本省晉接。又於京師相見。則平日二人原有往來。未必不因李紱有私惠於彼。而欲借此酬報之也。謝濟世既自命為報效國家之人。著革職令往阿爾泰軍前效力贖罪。此案亦免深究。如李紱蔡珽等設有暗中指使之事。聞朕此諭。不知可自知愧悔與否。前朕曾降諭旨。凡天下官員有被上司叅劾冤抑者。許令赴都察院控訴。若黃振國汪誠邵言

綸關徼被參情由。果有冤抑。何不遵旨赴都察院辯理。乃黃振國汪誠邵言綸暗結黨援。搖脣鼓舌。將本身所犯之罪。巧為掩飾。布散浮言。鑽營李紱密奏朕前。今又指使謝濟世挺身陳奏。關徼以行賄被劾。乃不安本分。囑託佟鎮寄信隆科多。在朕前稱揚其善。以圖僥幸。在黃振國挾勢婪贓。狂妄不法。已罹重罪。而汪誠邵言綸關徼等處分。不過罷官。何至要結黨與。請託權要。必欲更翻前案。報復私讎。姦險至此。實為法所難容。是以將黃振國汪誠置之重典。邵言綸關徼俱令發遣邊衛充軍。正如謝濟世奏內所云。如

此則中州士庶罔不歡欣而百爾臣工咸知儆戒矣半月以前朕面諭九卿翰詹科道戒以搆黨營私徇情請託言之可謂諄切矣乃今有無理妄奏如謝濟世者與朕前旨顯為悖謬可見此風一時難於悛改而朕之所以姑寛謝濟世者蓋以不教而殺實所不忍教而不久朕亦不忍即加誅也爾等諸臣皆由科甲出身將來為督撫為學政果能公忠體國朕必當加恩保護斷不使萋斐之人得以行其傾陷之計儻懷私挾詐顛倒是非朕亦決不姑貸凡此搆黨排陷之風朕必加整頓者乃正所以為爾等諸臣之身家

子孫保全久遠之計。若諸臣果能遵朕訓旨。凡事秉公持正。合乎公是公非。則上下一心。君臣合德。永享昇平之福。豈不美歟。諸臣當共勉之。○又

諭。朕自臨御以來。凡文武大小官員進見時。必諄諄訓誨。諭以國計民生之要務。至於近日廷臣科道等官。輪班條奏。其實在可行者。即降旨施行。其似有可採者。即發令查議。其有言之未當者。或局於一偏之見。或失之迂闊難行。甚至懷挾私心。不顧大體。敷陳鄙瑣。識見庸愚。朕多召令入見。面加訓誨。剖晰其說。諭以不可施行之故。蓋朕意欲使其人曉然明白。自知

識見之淺鄙。是以降旨之時。周詳往復。不憚煩勞。儻其人退而錄記。果能深會朕心。詳繹朕旨。一一記載。略無舛錯遺漏。豈不甚善。但其事有甚難者。彼於倉猝之際。敬畏矜持。或則錯會朕旨。或則記憶不全。又或書寫之間。詞不達意。或有意揑成。顛倒朕諭。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正復不少。即如啟奏折本時。大學士及學士滿漢多人。皆每日進見素常熟習者。而面奉諭旨。退而繕寫進呈。尚且未能悉協。何况出於一人一時之奏對者乎。前者科道翰林八九十人同奉面諭。朕令其各書呈覽。乃諸臣多寫參差。八九

十員。人皆互異。且與朕旨多不相符。可見理會記載之難矣。設或漫自記錄。謬相流傳。有失降旨之本意。則所關匪細。從前屢經曉諭。曾命在廷大臣與外省文武官弁等面奉之旨。皆書寫進呈朕覽。以防訛錯。今再行申飭。凡內外大小臣工。不論從前嗣後。儻有欲記面奉之旨者。將所記呈奏。方許存錄。儻有未經奏覽。私自存錄者。一經查出。照詐偽制書之律治罪。著各部院衙門將此諭旨錄貼堂壁。俾現任及接任官員共知之。其各省文武官弁等。著該督撫提鎮將朕此旨每年通行曉諭一次。儻屬員等有不知此旨

者。朕惟該上司是問。○又
諭。朕自即位以來。思念
皇考付託之重。惟恐天下之人。有一夫一婦不獲其所。
自朝至夜。殫心竭慮。晷刻靡甯。無非欲休養民生。澄
清吏治。使中外永享昇平之福。以仰慰我
聖祖仁皇帝在
天之靈。即如前歲雨澤偶愆。去歲畿輔被潦。朕在宮中
虔禱
上天。叩首至於傷腫。中夜屢起。瞻望雲色。以卜晴雨。祈
禱之時。嘗終日飲膳不御。不止減膳而已。此皆朕默

盡其心不肯令人知之在朕心以爲故

天勤民勵精圖治之意至眞至切可以自保無少愧歉於中故凡下詔求言之事未曾舉行今夏二麥登場之時適值連雨目前雨雖暫晴尚未開霽朕爲小民深切軫念且姦民郭允進私貼謠歌有軍民怨新主之語朕心因此反躬自省不能無疑或用人行政之閒在朕已實盡其心而衆人觀論尚有以爲未當之處亦未可知總之千萬人中有一二人或有異議朕心即欲省察而權衡之爾內閣九卿翰詹科道等官皆朕簡用之員職在匡襄誼同休戚若朕身有過可

直言無隱。政治得失。亦即各抒己見。據實陳奏。朕必嘉納。毋視為具文。毋有所瞻顧。苟且塞責。重負朕真切清問之至意。○七年

諭。自古明目達聰之道。欲以周知庶務。博採羣情。其責端在於臣工之襄贊。然必公正居心。斯能以忠言讜論。裨益政治。苟或植黨營私。辯言亂政。此倡彼和。顛倒是非。實國家之罪人。為王章所不宥。嘗觀前明季世。一二新進後生。竊居言路。遂朋比固結。挾制大臣。把持國政。以致國是日非而不可挽。此其炯鑒也。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聖神御極。大觀在上。言路宏開。羣邪屏息。一切狷狂澆薄之風。早已翕然丕變。雖有不肖之徒。亦無能施其伎倆矣。朕即位以來。以公聽並觀為務。以納忠廣益為先。既命滿漢文武大臣密陳政務。又命科道等於露章之外。准其密摺奏事。蓋以國家事務殷繁。人情弊端種種。諸臣有陳奏之心。或有不便顯言之處。故令密封進呈。所以免其瞻顧。去其嫌疑。俾得各抒所見。盡言無隱。庶國計民生。均有攸賴。又如國家任事出力勤慎素著之大臣。所辦公務既多。豈能保其無所錯誤。若因此而被指摘。殊非情理。其

他偶罹過愆。或其子弟家人生事。失於覺察。一經彈劾。若朕不加處分。則近於護庇。若加以處分。則彼之宣力甚多。而不能恕其一眚。朕心實為不忍。不若言事者密陳朕前。待朕為之斟酌輕重。訓誨區處。亦兩全之道。凡此皆須出於至公至當。方有裨益於風俗人心。非使不肖言官。藉密奏以自便其私也。乃營私植黨之徒。竟欲以此逞其姦黠。如崔致遠等不肯為都察院堂官管轄。遂邀約同官。密行告訐。狂妄恣肆。詆毀大臣。思欲喪亂國政。此風斷不可長。朕是以降旨停止科道官之密奏。止令各用露章。蓋以其在大

廷廣衆之間。自不敢挾私心而昧公道也。乃復有結黨營私之謝濟世阿附李紱蔡珽等。參劾田文鏡貪贓納賄。公然紊亂黑白。顛倒是非。又如汪浩之請改選法。輒欲輕變舊章。錢廷獻之條奏本省命案等件。擅作威福於鄉里。其餘則摭拾陳言。苟且塞責。又或相率而為依違緘默之計。竟未見一人一事。實有所建白。稗益於國計民生者。夫以朝廷耳目之官。視國家之政治如陌路。而又欲以進諫之美譽歸之於己。以不能納諫之名。歸之於君上。忍心害理。莫此為甚。人臣事君之義。固可存此等狡詐之心乎。自古以來。

言官以進言為職。豈容以國家之事。沽一己之名。朕之廣開言路者。實欲以衆人之耳目為朕之耳目。使民隱得聞。萬事就理。並非邀虛懷受諫之名。博建鞀置鐸之頌也。乃向來科道官密奏之弊如此。近來露章之習又如此。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奚待朕之指示宣諭耶。然朕之再行訓飭者。誠以言官有補闕拾遺之職。切望其痛改頽風。洗滌故習。盡讜言獻替之道。成蕩平正直之風。如此則科道不愧諫議之官。國家得收納言之效。豈不美歟。儻復蹈昔年之故轍。則有害而無益也。○又

諭。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專以進言為職。朕令其於露章之外。復行密奏者。蓋欲其時進讜言。匡朕不逮。有益於吏治民生也。既係密奏。則當謹慎不謀於人。不洩於外。方無忝於事君之義。而不愧言官之任。嗣後儻有密奏之事。朕未將本人姓名發出。而本人自行露洩。或私自存稿者。一經發覺。朕必嚴究重治其罪

○十年

諭。文武大臣科道等官。向有輪班條奏之例。近年以來。軍務殷繁。暫時停止。今恐耳目或有未周。下情或有壅於上達者。著仍照前例輪班條奏。○十三年九月

諭。帝王御宇。必周知庶務。洞悉民依。方能措置咸宜。敷
施悉協。是以明目達聰。廣咨博採。俾上無不知之隱。
下無不達之情。乃治平天下之要道也。我
皇考聖明天縱。生知安行。智周道濟。昭晰靡遺。然猶虛
衷延訪。公聽並觀。時令在廷臣工條奏事件。凡有敷
陳當理。稗益庶政者。立見施行。並加獎敘。十三年以
來。政治澄清。蕩平正直。貽天下萬世以久安長治之
麻。蓋所取於集思廣益者。非淺鮮也。以朕藐躬。何敢
工擬
皇考盛德於萬一。且自幼讀書宮中。從未聞外事。耳目

未及之處甚多。允宜恪遵
皇考開誠布公之舊典。令在京滿漢文武諸臣。仍照舊例輪班條奏。其各抒所見。深籌國計民生之要務。詳酌人心風俗之攸宜。毋欺毋隱。小心慎密。不得互相商榷。及私爲指授。如此則朕採擇有資。既可爲萬幾之助。而條奏之人。其識見心胸。朕亦可見其大畧矣。

○十一月

諭。往者
聖祖仁皇帝特製臺省之箴。以重言責。
皇考世宗憲皇帝諭旨。亦諄諄及之。洵以耳目之司。乃

國是所由彰。官常所由肅也。朕以藐躬纘承丕緒。一
日萬幾。常恐措置失宜。以負
皇考付託之重。繩愆糾謬。正爾諸臣得自竭其忠誠之
會也。中外大臣。或有詭法行私。及昏庸不能任職者。
近者實蹟有徵。遠者輿論不協。皆宜據實彈劾。以廣
朕之聰明。而近觀諸臣所奏。大率毛舉細故。無關體
要。朕以實心求言。而專司言責者。仍以虛言塞責。無
乃內負夙心。而外慚清議乎。其各自砥礪。凡有關於
國政民依者。知無不言。無或畏葸。若仍以不急之務。
漫充奏牘。或其人已自敗露。而後摭拾其非。又安用

此。至於懷私挾怨。受人指囑。互相攻訐。乃

皇祖之箴所謂尤為不臧者。有或蹈此。乃自貽伊戚也。

勉之慎之。○又

諭。朕御極之初。一時見聞未徧。恐不能周知天下之庶

務。欲開言路。以期集思廣益。爰遵

皇考時舊例。令滿漢文武大臣官員科道等。輪班條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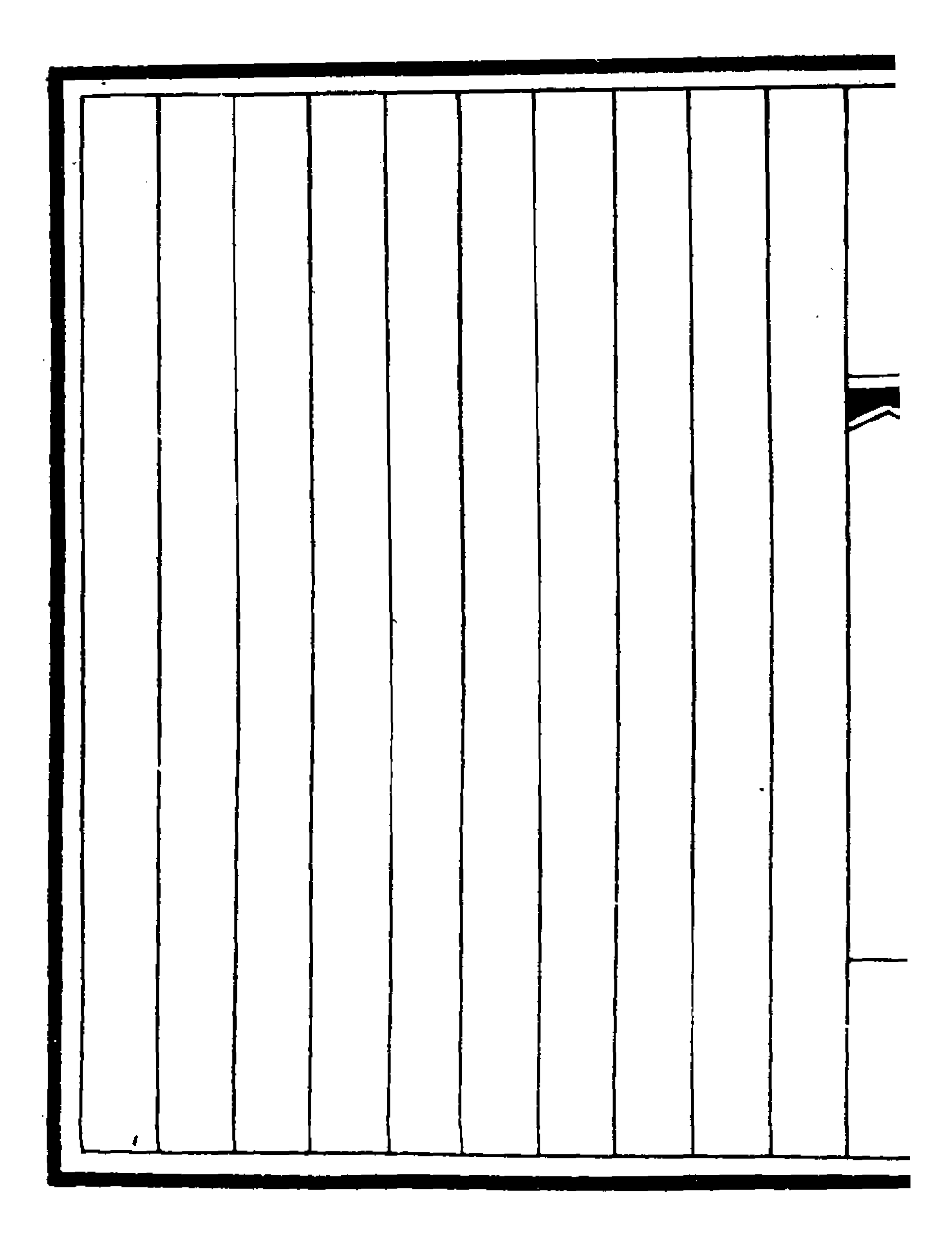
使各抒己見。用備採擇。茲者條奏已將一周。其中固

有通達治體。可以見諸施行之事。而胸無確見真知。

因迫於班次已届。勉强湊合。支贅成篇者。亦復不少。

自今一輪之後。不必拘定班次。儻有所見。隨時陳奏。

此朕切望廷臣嘉謨入告。實有裨於政治之意。並非
奏牘繁多。厭於披覽也。



都察院

憲綱

諭旨二

乾隆元年

諭國家設科道官原以發抒忠悃隨時獻替為專職而進諫之道莫大乎繩愆糾謬上佐君德其規切用人行政指陳吏治民生者次之此古名臣之所以志在格君而嘉猷碩畫有造於國是民依也朕近敬閱世祖章皇帝實錄見當時言官奏疏尚有骨鯁謇諤之風竟能直指君德之得失而不顧一己利害之私朕

輒改容誦之。以為我朝人物挺生。忠良之佐。匪躬之節。未嘗遠遜古人也。朕御極以來。求言之詔屢下。而司諫之臣。從未聞有忠言讜論。可藉以為啟沃之助者。計其封章條奏。不過摭拾細事。苟且塞責而已。即欲求其切中政體痛斥官方之言。尚不可得。何論上及朕躬。塞違昭德。以盡納誨之實乎。夫朕之一身。豈無缺失。正賴廷臣直言。以襄不逮。即云大德不踰。而日理萬幾。或發號施令之失其宜。或慶賞刑威之過其則。或進退黜陟之乖其分。或輕重緩急之爽其衡。皆朕所不能自信者。乃朕誠心求之。而諸臣不能以

誠心應之則諸臣不能辭曠職之咎也繼自今大臣暨科道等務以古處自期各矢忠藎為上為德為下為民悉盡言無隱以修臣職以繼芳蹤毋使先正氣骨獨自擅美於前庶稱朕拳拳冀望之心至本朝定鼎以來從前臣工章疏有忠讜剴切卓然可傳者著內閣翰林院委官精選進呈刊刻以垂示將來俾後進奉為模楷其入選章疏諸臣內有素行端純完名全節者准入祀賢良祠用昭朕崇禮直臣風勵百僚之意又

諭朕即位以來屢下求言之詔至再至三出於誠切並

非尚納諫之虛文。誠以朕躬闕失。無由自知。必賴直言匡正。而隨時納誨者。乃臣子之大義。胸有所見。即當直陳。使言之果當。朕當即改易。可收轉圜之益。言之不當。朕亦得以己意明白剖示。釋其疑心。亦開誠布公之道也。惟是公私之辨。不可不嚴。儻有藉直諫之名。以自行其私。妄冀惑亂朕聽。亦斷不能逃朕之洞鑒也。○又奉

旨。嗣後儻有被步軍統領衙門番役等騙害者。准本人赴刑部都察院控告。該部院即據實奏聞。朕必將番役嚴審治罪。不少寬貸。○又

諭。人臣陳奏事件。理宜慎密。若有叅劾。既非露章而用密摺。尤不當漏洩於外。以自作威福。前給事中曹一士糾叅王士俊用密摺封奏。朕念君不容則失臣之義。未嘗向一人諭及。乃數日之後。外聞已共相傳播。若非曹一士自向人言。則衆人何從而知之。似此輕浮躁妄。自取過愆。深負朕求言之意。著交該部察議。以為密奏而漏言之戒。此正所以教勉諸臣。而非以阻塞言路也。可一併曉諭知之。○又

諭。朕自繼序以來。勤思治理。廣開言路。俾大小臣工。皆得密封摺奏。蓋深慮民隱或壅。庶事失理。故公聽並

觀。以求濟於實用。諸臣必宅心虛公。見理明徹。慮事周詳。各抒忠悃。實有切於國政民依。官方利弊。然後可以佐朕不逮。故凡言有裨益。立見施行。而邇來諸臣所奏。或有不能適合厥中。徒有陳奏之名。而不計及實有裨於政治與否。或瑣屑而昧於大體。或空言而無補於國事。非朕求言之本意也。故前降諭旨。諄諄訓迪。其中尤可詫怪者。謝濟世請用其自註學庸。易朱子章句。頒行天下。獨不自揣己與朱子分量相隔如雲泥。而肆口詆毀。狂悖已極。且謂明代以同鄉同姓尊崇朱子之書。則直如爨下老婢。陳說古事。雖

鄉里小兒。亦將聞而失笑也。李徵欲以孝經與四書並列為五。立義支離。屬辭鄙淺。於宋元大儒所論孝經源流離合。曾未寓目。即欲變亂歷代論定列於學宮數百年不易之舊章。亦不自量之甚矣。至於在任守制。事本不可常行。考之禮記。諸侯既葬。王政入於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故戴德喪服變除言古者壓降之服。其居處飲食哭泣思慕。一如其常期。蓋禮有以權而制者。苟能自盡居喪之實。心亦可無憾也。今薄海奏請勒令從前在任守制者。雖喪闋既滿仍令解任追服。朕令羣臣守制者。原以行於將來。非

以論其已往。且時過事遠。而勒令衰經三年。於傳所謂喪事即遠之義。亦未有當。至於配饗孔廟。千秋禮教所關。典至鉅也。兩漢傳經之儒。久升孔廡。後代復議絀之者。且數數然也。陳世倌乃連舉數人。無乃輕率。至若準噶爾侵擾藩屬部落。我

聖祖為邊疆久遠之計。設兵彈壓。本非有耀武窮荒之意。

皇考念我軍屯戍日久。彼國亦甚困憊。故遣使宣諭減撤戍兵。休養士馬。皆因時制宜。以撫綏中外。陳世倌請修方略。意涉逢迎。如謂調兵籌餉之屬。可為後式。

則各部具有冊籍。何用別為一書。凡此類皆無當於實用。而有關於國體。夫此數人者。皆與論所推服為讀書人而久不見用者也。今朕拔而用之。而數人之識見若此。陳奏若此。豈不有愧於士林之清議。與朕特推之恩乎。朕若因其妄行瀆奏。交部議處。不為無名。但朕志切求言。諸臣言雖不當。不惟從寬免其譴訶。亦並不介意。然不得不明白訓示者。恐無知之徒爭相效尤。肆言無忌。天下無識者之聽聞。志慮未免為所惑亂。則所關於世道人心者。匪淺鮮也。故使言者自省。而聞者知戒。各務竭忠效誠。指事當物。以副

朕諄切求言之本意。○二年

諭。國家設立科道。專司建言之責。必心本無私。又能通達治理。乃為無忝厥職。若識見雖未明通。而居心樸誠。則言雖愚戇。尚無害於事理。朕亦鑒其忱悃而優容之。惟胸懷愛憎之私。藉奏章以展其巧詐者。則有玷臺垣。國法不可以輕恕。即如並未深悉地方民情。而奏稱某地某事甚善。而承辦之人。已暗受其推薦。奏稱某地某事不善。而承辦之人。已暗受其中傷。是其敷陳之時。並未據實秉公。匡襄政務。而言在於此。意注於彼。其居心尚可問乎。近見科道中此等習氣。

頗不能免。亦難逃朕之洞鑒。科道官捫心自問。如稍有愛憎之私。未泯於中者。各宜猛省悛改。毋蹈罪戾。

○又

諭。從來言官陋習相沿。多由迎合。若人主意在綜覈。率刻意吹毛求疵。巧避瞻徇之迹。而置君德於不問。若人主意在樂聞己過。則又往往於朝廷之政事吏治之得失。不一言及。甚有臣工不能靖共。羣僚或植黨援。曾不敢一指摘。以遠嫌避害。惟是摭拾陳言。以自沽能正君心之名。是其居心之陰巧。乃國家之大蠹也。朕孜孜求治。常恐不及。使偶有闕失。言官果能切

實指陳。朕自樂於聽受。即大臣中或有過眚。果能據實彈劾。亦足為用人鑒戒。若徒勦襲膚辭。則史冊具在。盡足披覽。何用伊等喋喋陳奏乎。儻錯會朕意。轉生畏葸之念。則又不知朕推誠布公之心者也。又

諭。日來廷臣奏事甚稀。科道官亦少所建白。得無謂天久不雨。朕心憂惻。恐重以煩朕。以是為愛君耶。陽愆陰伏。正宜君臣交儆。恐懼修省。勤思治道。不敢少自暇逸。以仰邀

天鑒。若以是為愛君。非朕所樂受。亦非古賢臣所以愛君之道也。總理事務處及九卿八旗所有應辦應奏

諸務。各當悉心體國。日夜孜孜。科道官於民生之疾
苦。時政之得失。尤當直陳不諱。俾朕得察納善言。釐
清庶務。以踐畏
天憫民之實事。儻因循緘默。懈事廢時。不獨非愛君之
道。且將重朕不德。豈朕之所望於諸臣。亦豈爾諸臣
厚於自待之道歟。其咸喻朕意毋忽。又
諭。朕在潛邸。六經諸史。皆嘗誦讀。自承大統。敕幾萬幾。
稍有餘閒。未嘗不稽經讀禮。令詳練既遍。畢誼所奏。
令諸臣日繕經史奏議。理得施行。在朕廣挹羣言。可
以因事鑒觀。隨時觸發。而覽諸臣所進。亦可考驗其

學識。或召見議論。則性資心術。必因此可覘。但畢誼
所奏。止及史臣。而朕意科道職司獻替。應令一體錄
呈。其規條應如何酌定。並分日按班呈奏事宜。著總
理事務王大臣定議具奏。欽此。續經王大臣覆奏奉
旨依議。每日繕進書揭。朕披閱後交南書房收存。其或
召見講論。朕所降旨。令本人於次日繕寫呈覽。亦交
南書房收存。將來行之日久。不特集思廣益。亦可薈
萃成書。以資觀覽。○三年
諭朕令科道條陳事件。原許各陳所見。以裨政治。雖所
陳奏不能盡合機宜。且往往有揣摩朕意。有心迎合

者。此等固不足採。但伊等職司言路。條陳既多。其中豈無可行之事。朕敕交九卿會議。爾等自宜虛公斟酌。不可稍有偏執。○又

諭。人君宅中出治。建極綏民。自有千古不易之理。萬年一定之經。以為敷政甯人之本。至於政務之日陳於前。亦惟物來順應。初無成見成心。若豫立意見於事先。則寛嚴賞罰之閒。必有不得其平者矣。人臣事君。於事之是非可否。一當以禮為準。若存揣摩迎合之念。妄希有當上意。而不顧事理當然之則。則偏陂輕重之弊。不可勝數矣。數年以來。朕屢以此訓戒臣工。

而無如積習已深。猝難變化。即如朕於當寬之事。降一寬恤之旨。而諸臣遂以為朕意在寬。凡所辦理所條奏之事。悉趨於寬之一路矣。朕於當嚴之事。降一嚴厲之旨。而諸臣遂以為朕意在嚴。凡所辦理所條奏之事。悉趨於嚴之一路矣。且有今日之號令甫頒而明日之摹擬旋至。一人未改面貌。兩事迴異先後人心不古。何至於茲。夫朕本無心。而臣工視為有意朕以公心出之。而臣工以私心測之。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豈朕之所望於諸臣者哉。即朕已經降旨施行之事。儻有幾微未協。猶當據理直陳不難收回

成命。如此方不愧獻可替否之義。朕自嘉奬重待之。豈可徇流俗之見。懷觀望之心。揣摩意旨。以為容悅。而適為朕之所輕鄙哉。用是再頒諭旨。願內外諸臣各矢悃忱。屏除舊習。以贊成國家蕩平正直之治。特

諭。

○五年

諭。今年春間雨澤尚屬調勻。自四月以來。漸覺愆期。昨雖得微雨。仍未霑足。若再遲至旬日之後。便成旱象。二麥收成。必至有減分數。著禮部虔誠祈禱。朕因近日少雨。宵旰焦勞。無時或釋。屢向大學士等咨詢籌畫感召

天和惠濟閭閻之道。今日特召爾九卿等面降諭旨。朕
之念切憂勤。無非為百姓起見。蓋以百姓皆朕之赤
子也。君臣一體。朕之赤子。獨非諸大臣之赤子乎。儻
或年歲歉收。朕與諸大臣官員。豈至有飢餒之患。而
百姓饔飧不給。嗷嗷待哺。是猶為父母者晏然飽餐。
而聽其子之啼飢於側。於心忍乎。此數日中得邀
上天慈恩甘霖大霈。自可仍望豐收。設或竟成亢旱。則
當豫為未雨綢繆之計。凡可以裨益閭閻者。爾等悉
心籌議。及時料理。庶幾有備無患。朕御極五年以來。
畿輔之地。雨暘不能時若。上年秋成稍覺豐稔。今歲

春初頻得時雨。朕心方為慶慰。不意目下又有旱象。朕於用人行政之閒。返躬自省。仰承
上天眷顧之隆。
皇考付託之重。兢兢業業。不敢有負。此朕心可以自信者。然一日萬幾。不敢信為一無闕失也。即大學士等預參機務。隨朕辦事。又豈能保其無一過愆。人苦不自知。見人之過易。見己之過難。如鏡之能照物而不能自照也。爾等現居九卿之列。皆為朕之股肱。儻政事或有失於寬縱。及失於嚴刻之處。爾等宜平心細想。有應入告者。或聯銜具奏。或各抒所見。據實直陳。

務期於國計民生。實有裨益。儻摭拾虛詞。以用人行
政為無可置議。或挍索瑣事。苟且塞責。皆非朕所諄
諄期望於爾等者。夫朋友之間。尚有規勸之義。況我
君臣誼關一體者乎。至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朕廣
開言路。奬勵多方。並令翰林院郎中參領等官。皆得
建言。原冀有裨國是。乃數年中條奏雖多。非猥瑣陋
見。即勦襲陳言。求其見諸施行。能收實效者何事乎。
近日即科道官數奏者亦屬寥寥。即間有條奏。多無
可採。即如官福條奏工部一事。有意苛求。皆係空中
樓閣。毫無實據。朕不准行。降旨申飭。如此者謂之不

開言路可乎。部院奏事。近日亦覺簡少。或因朕躬欠
安之後。尚須調養。有意減省遲延耶。雖現在事務未
至貽誤。然如此存心。乃婦寺之忠愛。非人臣事君之
大義也。若因朕此旨。又復陳奏一二無關緊要之事。
以見供職維勤者。又毫無見識者矣。即如各部司官
中。頗有年力老邁不能辦事之員。該堂官多以無甚
過失。姑爲優容。不知此輩久占員缺。凡行取知縣及
額外候補人員才具可用者。轉致壅滯無缺可補。應
將現任司員老邁者。甄別沙汰。令其休致。此等素餐
之人。仍得原品回籍。亦非過刻之舉。此即各部所應

辦之事也總之我君臣皆當以實心行實事刻刻以
民生為念不得稍有粉飾視為具文乃可上感
天和下裨庶政爾諸臣當交相勸勉以仰副朕意並將
此旨傳與科道翰林等俾共知之○又
諭朕命翰林科道諸臣每日進呈經史講義原欲採聖
人之精蘊為致治寧人之本道統學術無所不該亦
無往不貫而兩年來諸臣條舉經史各就所見為說
未有將宋儒性理諸書切實敷陳與先儒相表裏者
蓋近來留心詞章之學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學者
蓋鮮即諸臣亦有於講章中系以箴銘者古人鑑盤

几杖有箴有銘。其文也即其道也。今則以詞藻相尚。不過為應制之具。是歧道與文而二之矣。總因居恒肄業。未曾於宋儒之書。沈潛往復。體之身心。以求聖賢之道。故其見於議論。止於如此。夫治統原於道統。學而不正則道不明。有宋周程張朱諸子。於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用功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而於理欲公私義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謂入聖之階梯。求道之塗轍也。學者精察而力行之。則蘊之為德

行。學皆實學。行之為事業。治皆實功。此宋儒之書。所以有功後學。不可不講明而切究之也。今之說經者。間或援引漢唐箋疏之說。夫典章制度。漢儒有所傳述。考據固不可廢。而經術之精微。必得宋儒參考而闡發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惟是講學之人。有誠有偽。誠者不可多得。而偽者託於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適啟標榜門戶之害。此朕所深知。亦朕所深惡。然不可以偽託者之獲罪於名教。遂置理學於不事。此何異於因噎而廢食乎。蓋為己為人之分。自孔子時早已明辨而切戒之。學者正

當特擇審處。存誠去偽。毋蹈徇外驚名之陋習。崇正
學則可以得醇儒。正人心。厚風俗。培養國家之元氣。
所繫綦重。非徒口耳之勤。近功小補之術也。朕願諸
臣研精宋儒之書。以上溯六經之閫奧。涵泳從容。優
游漸漬。知為灼知。得為實得。明體達用。以為啟沃之
資。治心修身。以端教化之本。將國家收端人正士之
用。而先儒性命道德之旨。有功於世道人心者。顯著
於國家天下。朕於諸臣重有望焉。○七年

諭。朕令翰林科道輪進經史講解。以闡發經義。考訂史
學也。而年來諸臣所進。往往借經史以牽引時事。或

進獻詩賦與經文本題無涉甚失朕降旨之本意即如今日翰林周長發進呈禮記講章內稱皇上詣齋宮齋宿審定郊祀樂章禮明樂備千載一時宜其誠敬感格來郊之先瑞雪屢降齋祀之際風日晴和太禮既成宜付史官等語夫

郊

廟禮樂乃

皇祖

皇考久定之成規朕不過略加參定並非創爲制作也

至於

郊祀之時。風日晴和。亦適逢其會耳。况江南淮徐現被
水災。朕方憂勞儆惕。宵旰不遑。豈肯聽受諛詞。而遂
以爲瑞應乎。著通長發著嚴飭行。並將此旨傳諭翰林
科道等知之。〇又
諭。朕御極以來。廣開言路。凡臣工條奏有當於事理者。
無不見諸施行。其在可行可止之閒者。則發交部議。
外廷皆共知之。至於陳奏錯誤乖舛。必不可行者。往
往姑容。留中未發。又或所言近是。而尚須緩酌者。或
有陳奏之件。出於淺識曲見。朕明知其無益。即敕交
該部。亦必不議行者。或有勦襲規勉之陳言。而不達

事情。無補政治者。如此等類俱在留中之內。此朕略陳奏之是非。寓隱揚之深意。正以導之使言。惟恐伊等有所顧忌而甘於緘默也。乃近日御史中。有謂一切條奏。皆不應留中者。一人所奏如此。衆人未必不存此見。竟似朕不樂聞諫。將應施行之事。故為中寢。此則不知朕意之甚者矣。特頒此旨。曉諭言路諸臣知之。〇八年

諭。御史胡定叅劾許容誣叅謝濟世一案。今據侍郎阿里衮逐一審明。胡定所叅俱實。此案朕特命孫嘉淦前往湖南。會同許容虛公查審。倉德又復揭報張燦

等致札換詳等弊。亦交孫嘉淦審理。乃孫嘉淦一概蒙混具題。經侍郎阿里袞研審。始得實情。朕思胡定身為言官。若言事不實。自有應得處分。今既實矣。若止為謝濟世辦白冤抑。其事尚小。因此察出督撫等之挾私誣陷。徇隱扶同。使人人知所儆戒。此則有裨於政治。為益良多。胡定着交部議敘。至於各省督撫。身任封疆。必舉劾悉秉公心。方不負朕之委任。若以愛憎為舉劾。如許容孫嘉淦之居心行事。豈不抱愧大廷。負慚夙夜。各督撫等當深自儆省。以許容孫嘉淦為炯戒。○又

諭。本日御史沈懋華進呈經史講義。朕方將召見訓諭。伊已散去。科道等官輪班進呈經史。數月不過一次。安知朕不召見。竟不候旨而去。殊非人臣敬爾在公之道。著該部嚴察議奏。○又奉

旨。嗣後有交部發議事件。科道不待部覆。參差具奏者。該部於議覆本內。將伊等意見參差之處。聲明請旨。

○九年

諭。上年御史沈廷芳條奏行營事件。顛倒謬妄。金溶陳奏孫嘉淦袒護師門。二人身居言路。顯挾私心。不得不加處分。以示懲儆。是以降旨分別降革。諒伊等此

時亦自知愧悔矣。朕以廣開言路為心。於諸言官甯可待之以寬。沈廷芳金溶俱着復還原官。遇缺補用。以觀後效。〇十年

諭。朕覽御史馮元欽所奏。甚屬紕繆。國家經理庶政。事貴持平。廷臣集議。自宜一秉公心。各屏偏私。然亦無取於一唱百和。諾諾唯唯。故即偶有參差。適昭公正。至於刑名案件。法司會議。更宜再三詳慎。公同參覈。以求情理之當。或所見不同。正不妨彼此商榷。歸於平允。間有立意各殊。兩議具奏者。朕則擇其善者而從之。若有負氣相爭。立言失體者。朕必加以申飭。乃

馮元欽奏稱部臣剖白之言。近於詆訶。尚憶張照為尚書時。於議稿中。有一二逞其筆鋒迅利失當過中之語。朕曾訓誡之。近則無是也。至稱各持是非。竟成水火。分門別戶。儼然敵讎。不可不防其弊。在馮元欽之意。以為防微杜漸。而不知伊正蹈分門別戶之見。故不覺輕出其口。將來若有黨同伐異之事。即自此語開之也。馮元欽著嚴飭行。朕以廣開言路為心。故寬待言官。以收進言之益。而伊等遂恃朕之不加譴責。漸無忌憚。試問近日臺諫諸臣。誠心獻替。有裨於政治者幾人哉。朕留心察其隱微。一生積慮。總不出

名利二途。即偶有建白者。亦並非為國為民。思盡言官之責。不過博取虛譽。冀朕之賞識。加以升遷外用。多得養廉耳。即如謝濟世當日。於

皇考時竊聽直之名。及復為御史。則以養母為辭。懇請外用。甫到道員之任。即請加增養廉。操守耿介者。固如是乎。吳煒為御史時。曾以河務条劾高斌。及朕用伊為口北道。伊畏首畏尾之意。甚覺卑鄙。朕諭之曰。高斌斷不存此意見。若存此意見。亦不成其為高斌矣。汝若因此與高斌牴牾。則過又在汝矣。莫謂高斌不能執法也。及朕今年巡幸宣化。召伊進見。因諭之

曰。汝在任能受此荒涼否。謂其南人或不習邊地也
伊乃奏稱臣每年有養廉二千兩。甚覺豐足矣。其志
量乃不過沾沾於利祿耳。向之敢言。果出何心耶。李
慎脩自負鯁直。不知者亦以是稱之。有人言其色厲
而內荏。其鯁直乃致飾於外。以為欺世盜名計耳。非
真鯁直也。朕初不深信。及用為御史。其所陳奏。皆膠
執不通之說。無一可見之施行。且有荒悖過甚者。朕
降旨訓飭。宥其狂瞽。仍用為外道。以觀其後效。伊請
訓之時。頓改為委靡巽順。以保全此監司之職。不復
作讜直之象。設其鯁直性成。如古人之願留臺中。以

盡言職可也。是其志亦止在於温飽。朕始信人言之不謬耳。昔司馬光論臺諫之官。其汲汲於名者。則深戒之。是沽名且大不可。况惟利是圖乎。彼三人頗負一時之名。而在儔人中伊亦岸然自異。乃志趣鄙陋若此。全不知聖人謀道不謀食之訓。何况其下焉者乎。爰因馮元欽之奏。頒發此旨。俾言路諸臣各加儆惕。痛洗從前陋習。以副朕期望之意。又

諭。御史楊朝鼎前奏豫省盜案一事。朕已敕交廷議。今御史范廷楷痛斥楊朝鼎陳奏之非。且云豫省失盜

查乾隆七年共二十四案。八年止十九案。九年止五

案。較之往年不為加多。奈何張大其事。議請重典。楊朝鼎即係協理河南道御史。忽然將無作有。騁此刻深之談。其意甚不可解。又云楊朝鼎請將盜犯之父兄伯叔等。不同住址者。一體治罪。自昔虞廷罰弗及嗣。周室罪人不孥。前史所載。楊朝鼎豈其未知。而貿貿若是等語。范廷楷詞氣激切。幾於詈罵。夫御史互相標榜。一唱百和。暗結黨援。固為人心風俗之害。設各執意見。以攻擊相尚。不顧國家政體。若相詈然。此風亦不可長。且楊朝鼎所奏。現在交議。大臣等自有持平之論。如果所議准行。范廷楷據伊意見。以為必

不可行。再行陳奏未遲。亦未為不可。所謂拾遺補闕。自有其時也。今乃於甫經交議之際。急行叅奏負氣紛爭。為此過甚之語。誠鄙一桂從前所云不待部覆而掁拾浮詞攙越瀆陳者。朕早已降旨禁約。范廷楷獨不知之乎。至於請朕撤回原摺。毋庸交議。竟似國家政務。弗資六卿。皆伊等御史可以操其行止者。甚屬妄誕。着嚴飭行。

